



# 一個模範的工人

# 一個模範的工人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N° 738-2

2000 3-37

Matt Talbot

---

一千九百三十七年

上海主教惠准

## 小序

瑪竇德波的歷史，在此十年間，已被翻譯了十餘國的文字，因而他的精神諒必感化了不少公教勞働界的讀者了。

但我國的公教勞働界，知之者，實在不多，殊爲可惜！現在，乃冒然把他這段小史翻譯介紹出來，以供同好。

雖然，這段小史固是裨益於勞働界，可是對於勞働界以上者，亦不無貢獻的。因爲他曾大方地幫助有志的修道生，尤其是慷慨地贊助中國的傳教事業，可爲一般好行慈善的人們的借鏡呵。

張之鹽寫於華南總修院

一九三六，八，二九。

天國不是許給聰明及受過教育的人，却是許給那有小孩的靈魂者。

德波自述

# 一個模範的工人目錄

## 自述

瑪霞德波	1
他的青年	4
他的生活	9
他的祈禱	16
他的記錄	21
他的讀品	24
他的克苦	27
他的愛德	36
他的病與死	38
結論	42

# 一個模範工人

## 瑪竇德波

他是愛爾蘭籍的一個工人，叫做瑪竇德波 Matt Talbot 他生平的苦功很深，祈禱的効驗極大，死後所顯的靈跡亦復不少。誰有身靈的難題，可都托給他罷，他一定替人轉求的。至於列他入聖品一案，現已在進行中，將來不但世人多得一位中保，且勞勸界亦爲之增光不小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聖三主日的那一天，在上午九點



三十分鐘的光景，他往多美力克街 Dominick St. 的救世主聖堂望彌撒去的時候，就倒在概蘭彼巷 Granby Lane，及被送到耶爾維斯街 Jervis St 的醫院去時，已經死了！於是人把他抬到殮房裏頭，慈愛修會的一位修女和一個看護婦來裝殮他的屍身。她們替他解去身上的衣服，就發覺一條鐵鍊兩度繞着他的身，在鐵鍊上縛着一個聖牌；一條較細一點的鐵鍊縛着他的手臂，又一條聖方濟各苦帶縛着另一隻手臂，一條腿用細鍊箍住，另一腿用繩緊緊地縛着。雖然那些鐵鍊是生了銹而且已經嵌入了皮膚裏頭，但屍身是異常清潔。

日後，那位修女才聽見自己曾經預備來埋葬的屍身，瑪寶德波的一段歷史了。這段歷史，是作者立意寫將出來，使人——知道一個弱小的靈魂，可與天主密切地締交——能撤

掉那遮蔽着靈魂和她的天主結合的隔膜呵。

這段小史中的事實，簡直是由德波的鄰居親戚，及那些三十年來由他的工作和祈禱神功上知道他的底蘊的人傳出來的。

## 他的青年

瑪竇德波生於一八五六年，領洗於杜伯林 Dublin 的副總堂。他是個工人，他也曾在北力次門街 North Richmond St. 的一位修道處上過學，可是很早就退學作工了。他起初的工作，是在洛地斯 Lotts 地方的博克 Burke's 酒廠。

他和平常的孩子一樣，是個頑皮，惡作劇的！那時他兄弟們共同作過幾次惡劇；一次是賣了家中的豬；當他兄弟們要一齊受罰時，他却玲巧地從家裏走出來了。

他於是脫離家庭，任性揮霍自己的金錢，在客棧裏居住

，並沉湎於酒食之中。那時候，他的人格和其後半生的神聖的特徵，是天遠地隔！好幾年來，他的母親常常說他有時候爲着酒癖竟典賣自己腳上的鞋呵。

這麼着一直到二十五歲的年紀，一個瞻禮七的晚上，他忽地對母親說自己有意立個戒酒的誓約了。（聖人的行爲從此開始呢），可是他的母親不滿意他這樣突然的誓約，却願意他有天主的聖寵幫助來實踐這個誓約的。於是他走到可蘭利弗書院 Clonliffe College 去見博士勤神父 Rev. Dr. Keane 得了神父准他誓戒飲酒三個月。他曾給他母親說過，那時候他只想滿了這個時期，便把這誓約作廢，取消的。可是這個時期滿了，他却重新誓戒飲酒一年，後來竟立誓一生都戒酒。十一年後，勤神父都羨歎他能够實踐絕對戒酒的誓約的。

後來他離退了博克酒廠而在片伯吞公司 Pemberton's 那裏供職了幾年，終於三十七歲的時候，他走到北牆 North Wall地方的承辦木料兼建築的公司去做活，他在那裏直到一九二五年，他身體孱弱了。

他的母親還活着時，他和她一起居住，大概她死後，他就自己獨居。

他是沒有結婚的，當他在片伯吞公司供職時，他被派到一個誓反教的牧師的家裏去作工，那裏有一個天主教的女廚，她是個很熱心的女子，她羨慕他的聖德，他也感動她的熱心，她於是向他求婚，因為她有很多積蓄，能够建設一個美滿的家庭。然而，德波得了這消息，就作九日祈求，爲的是想知道關於這個婚姻問題，天主的聖意是怎樣，乃在祈禱的

當兒，得了一個默示：自己要終身不娶；他於是爽直地給她說自己不能和她結婚。自此以後，對於這件事情，他不曾後悔過。

他是度補贖的生活的：起頭他只用節制飲食，其後繼續四十多年的工夫，漸漸加增用嚴厲的法子了。

有一個二十五年來和他熟識，知道他的底蘊的人，曾這樣描寫過他最近幾年的態度：『誰在他做着日常生活時遇着他，就知道在他的態度上沒有什麼特別顯著，動人。他是平常的人，衣服襤褸，不過清潔而已，他比中等的人矮，而體格是輕瘦但又堅韌，他行時迅速，闊步，自由，搖擺着步態。他的舉止很是朴實，自然，沒有些兒矯飾的樣子，行路時，表現出沉思默靜而很少心煩意亂的狀態。誰與他親近，就

可立刻見到他的高額與圓整的顙額。他的眼睛圓大，眼瞼垂下來形成鄭重而多思慮的外貌。談着有趣的話時，他就活潑有神，發出感動熱切，熱切的有時竟達到奮激的程度。在平常的談話，他有很好的評判，普通的見解，可使任誰都感覺他是個明理，多經驗，敏捷，聰明的人。雖然他是簡單與粗聲的人，却又是使人納趣。——他的妹妹說他常是高興的，他也有溫柔的腔調，他很喜歡在自己的房間唱聖咏的。

在卡丁內街 Cardinal St.的聖沙勿畧聖堂裏的一個修士，和他很熟，說他是有幾分守靜默的人。他不曾和他（修士）講過什麼，除非說緊要的話，而且爽直坦白地說的。

## 二 他的生活

他一生，每朝都在二時起身，大約十四年的多久，他都是睡板床枕木頭的。（板床與木枕，我們以爲平常，而歐洲人却算是克苦的工具罷）。用一張被單遮蓋着板床，被單上鋪半塊毛毯，那就算是他的鋪蓋了。天冷的時候，他只許他的妹妹替他加上幾個蔴包，而不許她另加鋪蓋。

從浸晨二時至四時，他伸開兩臂，跪在床上祈禱，四點鐘，他才起來穿着衣服……然後，還繼續他熱心的神功，直到望彌撒的時候，其時在卡丁內街的聖堂望五點鐘的彌撒，



這台彌撒完了是再沒有繼續的，他便在聖堂那邊等候到五點半鐘開門了；那時候，無論天氣是潮濕或乾爽，他儘跪在欄杆那邊的，他把褲子膝頭的那部份剪去，而赤膝的跪在石塊上；他拉外衣來遮掩着，使人除非十分注意，不容易看得出來，聖堂的門一開，他就跪在門檻，口吻一吻地下，然後才走進大祭台前去。

他聽第一台彌撒前，就跡着膝頭來拜苦路，同時也拉自己的外套來遮着，他慣在彌撒中領聖體，彌撒完後，他就不在那裏久留了。

他不用經本，也不睜開眼眼，常常跪個挺直，絕對不起來，雖然神父念聖經的時候，他仍是這樣跪着。離開聖堂時，不左覷右盼，只管直走，在他舉止上，除了收斂得格外超

奇的神情以外，沒有什麼令人注意的。

一九二三年，他病後，他變換了在聖堂中的位置，而常跪在聖若瑟的祭台前了。

每朝從聖堂回到自己的房子，便煮些隔夜的咯咕，吃些麵包，然後去工作，倘若還有時候，在路中，他一定去朝拜聖體的。

有兩個不同時間的工頭，認識他三十多年了，說他不曾遲到過，只不過一次工頭找不着他，因為那時他儘是躲着在他慣於休息時間進去憩息，祈禱的小棚裏頭，聽不見貨車已經來了工場，而未上工場去罷了。

說無謂的壞話，在工場裏頭是很普通的，他却不容這壞話說出來而不加以譴責，而且當他的工作做完，要等候汽車

的時候，他便走入那間小棚裏跪着來補贖他所聽說過的壞話。如果工人嘲笑別人，那天工作完了，他就叫其中的一個站在一邊，說他自己不得已聽了他嘲笑人，他（被勸的）不該嘲笑別人的。第二天，他就拿幾本熱心的書籍借給那個人。起頭的時候，人都非笑他，不久，他以剛毅的性情與絕對的誠實感化了一切，而且在他的工場裏，再聽不見有人說壞話了。

用午飯的時候，他不回家，却把那些光陰盡量地祈禱。他還強壯時，他不帶點心的，可是日久年深，精力日減，他便帶一塊麵包割開兩片，到了別的工人吃午飯時，他便拿出來吃罷了。

有時候，伙伴們堅請他吃他們的食品，他大概不推辭，

因爲他自己立了規矩不推却端來的食物，免致使人注意到他的齋克呵。

每天休息的時間，如果那裏有相識的人，他就把自己看過的聖人們的軼事，說給他們聽。他用這種故事來使他們納趣，又常常從中引誘他們談到神聖的事情。他如此做作煞是率直，毫無自覺的，其實天主常常在他的感念中，自然他要說及「他」的事情吧。

有一次，他和工頭辯論，辯論得如此激烈，致於彼此無言無語的分離。可是過了一二天，德波走到那工頭的跟前，說耶穌叫他該當求赦因爲他說了過激的話，而且當下他自己特來道歉的。

他對於主人或工人的態度，都是非常嚴重。他和一切工

人一致努力，以提高自己生命的地位，而又能激烈地演講主人和工人的權利和義務的問題。

有一次，一條載木的貨船，限定時間，把木料卸下，爲的使她能趁着潮退而啟碇，工人們倘能如期把那貨船卸個乾淨，就每人可得兩個先令的另薪，德波被差去做了這樣的工，但他却不往辦事處取那兩先令的。第二天被工頭盤問起來，他答說自己不敢取此多餘的另薪，因爲他以爲自己每星期都有幾點鐘空閒地等候運載的汽車來，因而虛度的鐘點，恰可值得例外的工作：但是工頭不能因他疑慮，不取那兩先令而混亂了自己的賬目，於是把兩個先令給他，他只得如禮物般接受，却不承認這是應得的權利。這偶然的事，引來不過証明他對於公道很有高深的了解。真的，他以公道灌注

他一切的親屬，主人與工人

勞工暴動的時期，工人開會以求他們的發展，德波不會參加討論過，不過遵守大部分工人已妥協的一切章程罷了。無論如何他絕對拒絕參加罷工時公然示威運動，或要求罷工時的生活費。如果那種罷工的生活費支給到他，他只接受，但他不以此為應得的。

每天約莫下午五點鐘，他一工罷回來，一進了自己的房間，就卸下外衣而跪下，口親了十字苦架，然後跪在桌邊吃晚餐的。吃罷，他的妹妹整潔了他的房間，就讓他自己在那裏了，那時他還是跪着，同時開始行他的熱心的神工，直至大約十點半鐘才睡覺。

### 三 他的祈禱

要把他熱心的神功的一個準確的數目介紹出來，却是容易的事。在這裏，我們只記個大概而已。在前段我們已看見過，他實際上每天由凌晨兩點鐘直到五點鐘，都是跪在自已的房子裏，我們也知道他在黃昏的時分，最遲不過六點半鐘也是跪着再行祈禱，直至十點半鐘或者十一點鐘為止。

主日便是他美滿的日子。在他未害病以前，從清早五點半鐘，他儘是在聖堂裏，直到最後的彌撒及聖體降福完了的時候，那時候大概是午後一點鐘吧。在這沉長的時間中，除

了到祭台前領聖體的一刹那外，他不曾從跪蹬起身過。

每個主日的早晨，他或在耶穌會的聖堂，或在多明我會的聖堂，或者在隱修會的聖堂，一概照着那一天的瞻禮而定的那些時候，他絕對不用經本，他的祈禱或是用明悟，或是用口反覆地囁囁。下午回家時，先吃一頓他在平日吃慣的午餐而已。而主日的黃昏，他又往卡丁內街聽道理去了。

他有許多熱心的規程，他熱心恭敬耶穌外，格外熱心恭敬聖母。因此，他每天都念聖母小日課，玫瑰經十五端，聖母七苦經和聖母無原罪經。他每天特別的祈禱，便是念聖神經，聖心經，聖彌額爾，如求為煉靈等經文。他是聖方濟各第三會的會友，自然他也念關本會的經文。

他很留心方濟各第三會的祈禱會，這祈禱會有一條規矩



：把剛死了的會員的姓名登在每月的祈禱單上，使每人輪流着爲他們誦數端經文的。德波那時未離開那間聖堂已經把那些經文念完了，念完以後，他還照一樣的意思，每天加多念十五端玫瑰經呵。

每個大瞻禮前，他都作九日祈禱的敬禮，在他的小部子裏處處都寫着許多要起九日祈求的日子。每個首瞻禮六他供拜聖體一次。

他常常應承爲別人祈禱。他的祈禱屢奏神效，他接了許多謝恩的信，從這些信中可証明他的祈禱是靈驗的，作者曾聽過幾件關於他的祈禱應驗的值得注意的事情。

有一個和德波熟識的人，無忌憚地混了一生，領不着聖事死了！當夜德波被一個聲音叫他起來，替那個死者祈禱。

他照樣做了，到第二天才知道替他祈禱的時候，那個人死了。那個人得德波爲他祈禱，他或許得善終吧，又有一個和他相熟的人說，經過德波的祈禱，他得了許多肉身的恩典，他的一個朋友，麻煩着家庭的糾紛，經過德波的祈禱，他就得了寧靜。

還有一段感化人回頭的故事，是他的朋友所共知，燴炙人口的非常的故事。就是一個匠人，他沒領過聖事已經三十多年了，在一個瞻禮六的黃昏，遇着了德波，便講論自己戒酒的問題，并說自己好些年來不曾喝過酒，德波猝然盤問他靈魂的光景，他答說自己三十年來未曾望彌撒，領聖體了，德波清晰，決實地把他所處的危險的光景告訴一翻，約他明晚到那曾經聽過自己的告解的博士勤神父處，同時領他到卡

丁內街的聖沙勿畧聖堂，使他入聖心會，結果，此人後來成  
個很出色的會員呵。

一個有用盡人事去解決而不成功的肉身問題，請求德波  
祈禱，以得成功的效果的。經過他兩星期內的祈禱，那個問  
題就解決而成爲令人萬二分滿意的。

## 四 他的記錄

我們看了一個在世界上有了很高地位的人的歷史時，其最令我們感覺趣味的，是他日常的小節，本身的特性，與一切微小的行為和觀念。那些小節可以表現他內在的靈魂；那些特性可以叫他在我們的眼前活現；那些行為觀念可以比那在無人認識的天涯地角里潛隱者的德行更能動人。

德波在世人的眼光中，雖不曾佔過什麼地位，可是他所有的每一樣行為，却說明他在天主的眼中佔有很高地位，於是我們自然很注意他日常小節了……

在他的小經本裏頭寫着：『一九一五年八月廿三日，聖母喜樂瞻禮，我，瑪竇德波望了廿一次彌撒』在背面寫着聖母升天日，他望廿一次彌撒，這經本裏有一張紙，記着從他聽過或者看過來的幾句話：『眼前人類的身軀，是獸類的肉體，不過要保存特在世界上，便緊要以世界上的食料來滋養罷。』

此外還有聖本篤聖牌，聖若瑟會的會証，聖方濟各第三會的每月祈禱單，幾張聖像與幾張碎紙……在每張聖像和碎紙上，都有他自作的經文與雜錄，如：『啊！童貞聖母，我只求您三件：天主的聖寵，天主的監臨，天主的降福。』『基多與我們同居。』『絕對的福樂在守純全的本性的美滿，天神才有這個。』『九月廿一日是聖彌額爾及諸天神的九日』

敬禮，廿九日是這個瞻禮。『護守天神九日敬禮於九月廿一日起首，十月二日是他的瞻禮日』尙有聖母七苦九日敬禮，宗徒祈禱會五十年金慶，九日敬禮等等：『不消細述了。』末了，還有些碎紙，寫着各種熱心的神功，或者從聖詠書上，撮出來的聖詠，他慣常在家裏熱心時必定詠唱着的。凡此一切簡直是他的記錄吧。

## 五 他的讀品

看了他的記錄，自然吸引我們注意到他看的聖書了。他每日黃昏在自己的房裏跪着的光陰，大部份是消磨在看聖書上。有人說：他會念書，而且他的記性這樣強，以致他能够把所看過的聖人行實的一切小事記個明白。又能够準確地說出他們生，死，和列入聖品的日子來。可惜他是一個沒有在學校裏受過十足教育的人。他自己也承認他是缺小學校教育的。他絕對未曾揭開書以前，而不先求聖神啓迪，使他能够明白，及使他能够採取神益的。

作者曾得恩准去參觀過他的藏書櫃。這藏書櫃是一個木箱，到頂滿貯着聖書，聖書中關於內修的居其多數。看了這些聖書，很容易追溯他靈魂，從其神生的路程起首而達到一個善於祈禱者的美滿的田地了。

他有兩部講及聖母的聖書，可以証明他怎樣誠切地敬愛聖母：一部是誠奉聖母的故事，一部是主之奧跡，對他第二部，他特別地看重。雖然他很大方借別的聖書給人，而這一部，却不肯離開過。

他的聖書中，有些是教人恭敬耶穌的，如：為主受苦，師主心篇，我們的救世主，基多的教訓，基多於人間，為主的一切；有些為內修的，如：靈性的討論，靈魂的嚮導，內靈袖珍，神生引，靈魂學；光提這幾名目罷了。



， 他 很 愛 自 己 的 聖 書 ， 與 人 談 話 時 ， 多 數 提 到 神 聖 的 事 上  
情 ， 同 時 以 聖 人 的 行 實 的 軼 事 ， 或 者 用 他 最 近 看 過 的 書 上 的 事  
情 ， 說 給 他 們 聽 。

那 麼 ， 他 以 聖 人 的 智 識 ， 充 滿 了 自 己 的 心 靈 ， 及 效 法 怎  
樣 地 攀 追 主 之 芳 踪 了 。

## 六 他的克苦

我們要追溯先代的聖人，才找得到有與德波做同樣超奇的嚴齋與克苦的吧。

除了封齋及六月外（因為照愛爾蘭風俗，由封齋至到六月都是四規的時候），主日，下午約莫兩點鐘，他從聖堂回來時，吃一頓正餐，如果這頓正餐是美滿的話，那天他却不吃別的了，可是那頓餐是菲薄呢，那晚六點鐘他便吃麵包和清茶，然後就去聽講道理。

瞻禮二，他多數吃麵包喝清茶。

瞻禮三，若不是瞻禮前一天，或者不是封齋與六月的時期，他吃的早餐是些呀咕，麵包和牛油，正餐是少許肉罷了。小食他很少用過，直至他衰弱了時，他只帶一少片麵包在自己的袋裏，到休息時候才吃。

瞻禮四，他絕對不吃肉，不過有時吃些牛油。

瞻禮七，他吃乾麵包和清茶，爲光榮聖母。

每個瞻禮日的前一天，他都守嚴齋；全個封齋期內，他不吃肉，牛油及牛奶。當着六月的時候，他就淡食，食些菲薄的食品，以敬聖心。他必照着定期全守方濟各第三會所有的齋期。自教皇良十三，把那些齋期取消後，似乎他還照舊遵守，然而他是否還繼續遵守，作者不曾得着準確的消息，總之他始終不失爲一個刻苦的人。

他在薄食的時期中，主日他或許在麵包上抹些牛油而已。因為乾的麵包覺得不容易吞下去，他大概有時請他的妹妹煮些鱈科魚，然後把麵包沾些魚油吧了，至於魚肉他却不吃，只讓他的妹妹取去的。平常為減小費用起見，使他的妹妹分些魚汁為她家用，其餘的他自己用來沾麵包的。

他的妹妹說他在自己的家裏不曾吃過一頓飽，他的一個女朋友知道，若果端出食物擺在他跟前，請他吃，他不推辭的，於是利用這一點，幾時他到她那裏去，她便留他吃些茶點。他常常給她苦訴說，吃這麼的茶點對於他實在是個克苦的工夫——因為不能隨便實行他的齋克，無奈他被自己下了的決心所束縛住罷。

另一個朋友，不知道德波有守嚴齋和不辭人食的決心，

見他來借聖書，必款待他，德波不說什麼只盡誠地吃而已。我們要知道他的恁地齋克有什麼意義與價值？我們先得回想他每日勞苦的工作。他除了主日的一天，一星期內每天都和普通的工人一樣做那些要出氣力的工作；他天天煞費氣力地來工作，還肯這樣齋克，那，他克苦之意義與價值，便可想而知了。

節制了飲食來克苦，他的肉身還覺不足，他還戒掉他在青年時已經嗜好的煙癖。他先前絕對戒掉了酒的嗜好，現在又戒掉煙的嗜好，成了一無所好了。

好幾年來，他不曾看過報紙，便是廣告也掠不一眼。恁地修束自己，以致過去了幾個月的舊聞，他才從朋友處聽得見。其他的閒事，都是在工場裏與伙伴談話而後知道的。有

時他把消息收集，寫在他的碎紙上，他和朋友們說及這綜事的時候，他就把聽來的回覆個大概，而自己却沒有發表什麼意見。

他死以前的十二年與十四年間，他曾念過誠敬童貞聖母一書，在這部書中他看過聖母忠僕會的修士修女們，身帶着鐵鍊來光榮。她。從此之後他找了鉄鍊，常常帶在身上，除了一九二三年，他病在慈母醫院的那個時期，因為謙遜的緣故，入醫院以前把牠解掉以外，他把那條鐵鍊直帶到死。他先是把大鐵鍊纏着他的肩膀，但是他覺着這樣會阻碍自己工作，因為他的工作，是以肩膀托木板的，木板常把鍊子壓入他的肩肉，諸多不便，他於是把鍊子纏在腰間去。

他是帶着鐵鍊，枕着木頭在板床上睡覺的。那板床，會

經說過，是鋪着一塊被單的。被單上是半張毯。除此以外，不過有時候在最寒冷之夜，他的妹妹放上幾個麻包來蓋着吧了。他的枕頭是一塊松木，縱橫是十一方寸與十八方寸，圓邊的。在他的後半生，因着枕這塊硬木頭，他的面部成了麻木，他的聽官也給牠損壞呵。

我們也曾看過，他在聖堂裏，始終都跪得挺直，雖神父在彌撒中念着聖經的時候，他都是一樣，絕對不企起來，舒暢他的肢體一回的。有人規勸他減去這樣嚴厲的克苦，說他這樣苦克會傷身體及影響到他的日常工作。可是德波怪爽地答說：如果可能的話，他還寧願爲天主多做些苦工。

他極熱心恭敬那些曾作過超奇的補贖的聖人，而且每次談及他們，他必出奇感歎。他得意地描寫聖女德肋撒，聖女

埃琪瑪利及其他的聖女說：『她們是偉大的女孩。』

有時候，他給妹妹一講及他從青年時代那樣頑劣的行爲回頭而得的大聖寵，他每每加這一句說：『一切都都是天主所支配的，對於這一切我都沒有什麼功勞。』他坦白地給她說及自己的神業時，他常害怕自己會發驕傲的。

他是那樣充滿了愛主之情，致於不能隱藏他的感覺，使他朋友們有一兩次替他懸慮着，恐怕他陷於驕傲的地步。他的一個朋友曾把這一點坦白地告訴他，提醒他，使他知道危險，謂一個人已富有祈禱的精神怎地高深，恐怕會有自滿自足她表示，他聽了這些話，不去排解，只答說自己絕對不想自己好像大聖人們一樣，也不敢誇獎自己所做的事。後他也常常引述這一席話，可以證明他不曾把這話忘記過。



一個朋友把這事告給神父，這位神父答說：在聖經裏，讚美的聖詠中，其最卓絕的便是「吾靈讚主。」這首聖詠是婦女中最謙遜的聖母瑪利亞所作；原來必須有十分真實的謙遜，才有那樣坦然把天主在他的靈魂上所作的事說出來吧。提起德波的許多嚴齋與克苦，自然誰都會問：「凡此一切是否受人的指導，而且對於這一切，他的指導者，當有什麼指教？」

人不信他有神師的指導，因為他每月辦一次告解，他不敢把磳磳碎碎的事情告給神父聽的，一位非修道的朋友，作者曾向他要求過消息的，他說德波給很少人洩露過自己的內功，就是給人說過，也說得不十足，可是有兩位神父澈底地認識他，但兩位神父已經死了——一個是：和神父 Rév. Fr. Jam-

es Wolsh. S. J. 另一個就是克奇博士 Rév. Mgr. Hickey. D. D. 博士生時，常常到德波的小屋裏去探望他，似沉長的時間和他談話。那末是博士提醒，指導他神操的規則，教他生命的神祕的吧。

## 七 他的愛德

德波是以一種寬廣的愛德而待人的。他的母親還活着時，他幾乎用他全部薪水供奉給她。其餘的多少就施給窮人。歐戰前，她死了，每星期他有六先令，後來就有十個先令。除了家用以外，其餘的都給哀矜去了。他簽助種種愛德的捐款，到時候他一定檄出鉅大的數目。可是他不求虛名。每次捐款，他都匿名隱姓，致使雖然作者把他的芳名宣佈出來，而收集捐款的那個神父，連聽也不會聽過他的名字呵。

在中國的傳教會曾堅懇地求他援助過，他也很大方地簽

助，他在工場裏和一個也曾捐助過在中國的傳教會的工頭說過。他自己不過是一個工人，對於捐助一層，每年都捐金三十磅，至於做工頭的，更當慷慨大方地捐助呢，這句話說來沒有誇張的意思，不過好像一種激勵的說話，使別人也要同樣地做去吧了。德波的妹妹述說，他曾講過，他自己已經供給了三位修道生，而當下他供給着第四位。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他常常分期繳交，每年共繳金三十磅，為幫助中國的修道生。他如此繳了三年了，一九二三年，他害了病，還繼續分期繳着呵。

他每星期得十個先令，除支配房租米飯及一星期的吊喪問疾的開消以外，其餘的完全消耗在愛德的用途上。以一個貧寒的勞働者，尙且慷慨如此，勞働界以上的更當怎樣呢？

## 八 他的病與死

一九二三年三月瑪竇德波，第一次把他的病狀給人告訴了，他的一位朋友寫信介紹他給慈母醫院裏的一個醫學會員。醫生發覺他有心病，并須靜養與調治，於是他即時進了醫院。入醫院前，他解掉了身上的鐵鍊。因為仁慈會修女們說：診症的時候，他沒有帶鐵鍊的。他在醫院還是一個熱心而且朗聲祈禱的人，他在醫院住了很長的時間才出院，朝夕往醫局去就診吧了。

從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一日到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他

絕對不會工作，不過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至十月三日，他在病中而受人壽保險公司的恩澤吧了。一九二三年八月他出院後，設法再作工，無奈他已孱弱而還要繼續醫治呵。

從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廿五日，他每星期還有建築工會的十五先令的接濟。十一月廿五日他已支取盡了足夠廿六個星期的病糧，從那天起，他每星期得七個先令和六個辨士吧了。這是他最拮据的時期！

他曾那樣博愛待人，如今自己一星期只有七個先令和六個辨士來支配食宿和每週的檄交人壽儲蓄，不能顧及火爐及點燈等項而他後悔。他的朋友喜歡幫助他，却難勸得到他接受幫助。現在唯有一件事值得提及的，就是他死了，他死，是為主光榮而死的呵。

一九二三年聖誕那一個主日，一個無名氏，遣送了二十磅禮金給杜柏林聖味增爵會的慈善機關，并請將那筆款在聖誕前施給窮人。那時，一個味增爵會的會員，識得德波的，要求一鎊禮金給一個貧而聖的人，而不洩露他的名字，德波此次接了，接了以後，他以祈禱的工夫來報答啊。那贈送的人倘若知道自己的禮物有一部分，達到了一個有價值的人的手裏，將要多麼歡喜啊！這事在德波死後那個會員說出來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德波雖覺着他還是重病，却可再行工作。他對朋友說：他耐不着空閒寧願設法做活，於是四月十七日，再次工作，在木場裏再做一個工人，繼續下去，一直到那六月七日（聖三主日）猝然的死了！

當他長期害病的時候，他迫得節制每個主日的神功。他却和平常一樣，五點半去聖堂，可是約莫八點半鐘他便回來吃早餐了。因為他不能捱過長時間的空心齋直至下午二點鐘啊。早餐後他再到聖堂，留在那裡直至下午二時的。他出了醫院，一定纏上他的鐵鍊，因為他死之後，曾發現在他的屍身上，幾條鐵鍊都生銹而且在他肉膊上刻了鐵鍊的痕跡。

聖三主日早餐後，他回頭向多美力克街的救世主堂走着，那時他就在概蘭彼巷死了！那麼他是七十歲吧。他是生於聖體瞻禮日；在卡拉斯尼榮地方的卡丁內上街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受洗的。



## 結論

以上鱗爪般的事實撮來，雖然是紊亂，而却沒有什麼虛張，事實上作者已經煞費苦心，不是爲使事實理想化，也不是爲敷衍幾句對於可靠的見證而不能成立的廢話。作者所見聞的事實，是如此離奇，相信畧如此陳述一回，可使人人知道他又是一位聖人了。他悔改後四十三年的歷史，與聖教會裏的做了大補贖，然後名列羣聖中的那些聖人一樣。至於他能否真個列入聖人之品，我們不知道，惟有聖教會可以決斷。然而我們可以希望天主在這些堪作我們的表率，堪令我們

感化的善人中，提拔德波起來，使他能够列入聖品吧。當著我們今日，不景的氣象與困難的生活漸趨緊張的時期中，有了這個貧窮階級的勞働者，給勞働界做一個模範人物，模範教友；給一切勞働者開一條生路，使人的生活與天主及聖教會的法律完全一致。那麼，我們雖沒有拋棄一切人間快樂的使命，和他一樣，可是我們陷於埋怨自己的命運與激於反對不平等的當兒，我們可以回想，他在人間數十年來，爲愛主緣故，棄掉人間的樂趣，我們就知所捨從了。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24  
111232  
J1

24

111232

(1)